



桃花扇

〔清〕孔尚任著
〔清〕云亭山人評點
李保民 點校

国学经典



原味呈现

桃花扇

〔清〕孔尚任 著 〔清〕云亭山人 评点

复社名士侯方域，秦淮名妓李香君，才子佳人的爱情本该旖旎缱绻，怎奈江山破损，容不得儿女私情。侯方域被迫远走，李香君血染桃花扇，于筵前骂贼，强似一班苟且偷生的男子。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张道士一声大喝，断了情根，更惊醒了世人。

南洪北孔 寄托遥深

国学典藏

桃花扇

[清] 孔尚任 著
[清] 云亭山人 评点
李保民 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李保民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他出生于山东曲阜一个崇尚民族气节的家庭，青少年时受父亲孔贞璠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影响，目睹战乱频仍，山河破碎，心中流动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以后长期隐居在曲阜县北石门山中，潜心读书，洁身自好，过着“养亲不仕”的耕读生活。直到三十七岁那年，康熙南巡，途径曲阜祭孔，他作为孔子的后裔，被举荐到御前讲经，深得康熙赏识，破例任命为国子监博士。第二年，他胸怀儒家的政治理想赴北京上任，期待能干一番事业。

1686年，孔尚任赴淮扬一带治理水灾，在前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亲历目击了官场黑暗和民间疾苦，百姓死活无人过问，残酷的现实使他对封建官僚阶层非常失望和愤懑，却又无可奈何。

在此期间，他曾登扬州梅花岭，凭吊抗清志士史可法衣冠冢，游历过明故宫、明孝陵、秦淮河等南明故地，并且结识了明代遗民冒辟疆、邓孝威、杜濬、许漱雪、僧石涛等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南明兴亡的故实。江南的历史风情，故老的珍闻遗事，人民浓厚的民族意识，为他构思创作《桃花扇》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素材。

1690年，孔尚任奉调回京。这时他虽仍任国子监博士，对官场生活却早已兴味阑珊，遂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用于《桃花扇》的写作之中。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三易其稿，终于在1699年大功告

成。剧作在京城上演时,岁无虚日,盛况空前。特别是前来观看“掩袂独坐”的“故臣遗老”,终场时“唏嘘而散”(《桃花扇本末》),深受感染。次年,孔尚任可能因上演《桃花扇》而惹祸,遭罢官免职。1702年,重返曲阜石门山,此后过着清寒闲散的生活。

孔尚任是清初最杰出的戏曲家,与洪昇齐名,时称“南洪北孔”。他创作的《桃花扇》,是我国文学史上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芒的优秀剧作。它完成于清初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深刻地反映了南明兴亡、改朝换代给士人遗民带来的心灵上的巨大创痛。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明末清初到处弥漫着腥风血雨。清兵的铁蹄肆无忌惮地一路由北向南推进,血腥的杀戮斩伐,掺和着威逼利诱,接连不断地扑灭各地抗清的火种,彻底摧毁了大明王朝重生的希望。新的封建政权建立后,随即而来的是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封建统治的措施,一方面开馆取士,分化笼络遗民志士,为新政权效力;一方面从思想和文化上加紧对知识分子的摧残迫害,大兴文字狱。《桃花扇》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写成的,字里行间,隐曲地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桃花扇》以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为主线,将他们的爱情生活与国家兴亡贯串交织在一起,围绕着侯、李爱情这一中心线索,融入了大量反映南明兴亡斗争的场景,刻画塑造了众多面目各异的人物风貌,诗史般地再现了明末社会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崇祯死难、福王即位、阉党专权、江北四镇自相残杀、东林复社反清活动、史可法壮烈殉国等,堪称是一部名副其实、可歌可泣的明亡痛史。

在整本《桃花扇》中,作者精心构思,别出心裁地将侯、李爱情打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处处脱不了与南明兴亡的干系。作者笔下的李香君是一个色艺俱佳、名声极大的秦淮歌妓,这就注定她必然成

为周围荒淫无耻的权奸佞臣抢夺玩弄的对象。然而她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鲜明的爱憎,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甘任人摆布,渴望人的尊严。在她的身上凝聚了正直善良、不畏强暴、明辨是非、坚贞勇敢、心系社稷、忠于爱情的美好品质。她与侯方域的爱情结合,完全是因为一场政治阴谋,以及复社、幾社爱国领袖张天如、夏彝仲、侯方域给予香君的影响。她内柔外刚,果敢正直,痛恨结党营私、厚颜无耻的阮大铖、田仰等阉党余孽。在《却奁》一出里,侯方域被阮大铖引诱利用,欲为阮分解开脱,引狼为友,香君得知怒不可遏,严词责备侯方域的妥协动摇:“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使阮大铖借侯方域之手拉拢复社的阴谋落空,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当阮大铖怂恿马士英去逼迫她嫁给田仰时,她奋起抗拒马、阮权奸对她的迫害,大声疾呼:“奴是薄命人,不愿入朱楼。”不惜血溅诗扇,牺牲生命死守妆楼,不仅捍卫了她对爱情的忠贞不二,而且义无反顾地坚决站在以侯方域为代表的进步的文人阵营一边。

孔尚任以戏曲形式演绎侯、李爱情经过,诚如他自己所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李香君对侯方域的爱情,可以说是建立在爱国与反对阉党余孽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兴亡与否,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子。当南明覆亡后,侯方域与李香君历经磨难,在南京栖霞山一座道观里不期而遇,作者本可以按当时传奇剧本的俗套处理,用洞房花烛大团圆收场,但是他没有那样写。这是因为国已破,家已亡,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现实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沉痛的爱国情怀,使作者无法认同接受此刻还恋情根欲种,放不下儿女私情。他借道士张薇之口,表明大团圆结局之不可取。“呵叵!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

他不断么？”(《入道》)这种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的爱国情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伴随着南明的覆亡,侯、李的爱情离合也戛然而止,此中传递的兴亡之感不言而喻。

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时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反映南明的历史,所写的人物大都真姓实名,有凭有据;所写的事件,多数与史实相符。他以细致精准的笔墨,歌颂赞扬正面人物李香君、侯方域、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柳敬亭、苏昆生等人嫉恶如仇,坚持操守,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着重抓住反面人物马士英、阮大铖、田雄、刘良佐之流倒行逆施、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深刻揭示导致南明弘光政权很快覆灭的原因所在,抒发郁积在心中的兴亡之感。

在天翻地覆、半壁河山陷落敌手的危急时刻,占有江南大片土地的南明王朝不是厉兵秣马,一致对外,相反是加紧搜刮民脂民膏,耽于享乐,过着醉生梦死的淫逸生活。不仅如此,南明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纷争,文斗于内,武哄于外,互相争权夺利,排挤倾轧,迫害忠良,自相残杀。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亡国罪魁祸首,当左良玉逼京“清君侧”时,为了稳住一己权位,竟然调黄、刘三镇驻军截防,抛出“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拜坛》)的投降论调,让清军得以乘虚南下,加速了南明王朝的崩溃。虽有史可法那样忍辱负重,以身许国,充满爱国热忱的人士,然而“只手怎擎着青天”,他困守扬州,孤立无援,终因寡不敌众,城破失陷,沉江殉国。

不言而喻,作者就是要通过以上的事实,让观者从《桃花扇》中清晰地看到腐朽黑暗的南明王朝已无可救药。南明之亡,亡在昏君佞臣之手,亡在“贤人在野,而立廊庙、主封域者,非奸则庸”(《艺舟双楫》),丝毫不顾及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拜坛》一出中有一眉批很发人深省:“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可谓一语中的。

由于《桃花扇》出色的描写,在当时拥有广大的读者,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作品除了巧妙地将沉痛的兴亡之感和动人的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凸显其创作涵意的同时,特别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描绘和剧情有条不紊地展开。“写南朝人物,字字绘色绘声。至文词之妙,其艳处似临风桃蕊,其哀处似着雨梨花”(《藤花亭曲话》),以至于“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本末》),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

时至今日,《桃花扇》剧本仍然受到大众的欢迎。本书为满足读者对此剧更深入的观赏需求,特据清光绪兰雪堂刻本《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整理。

云亭山人,乃孔尚任别号。本书中《小引》《小识》《本末》《凡例》《纲领》《考据》,皆为孔尚任自撰。书中评点,《桃花扇本末》云“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则当属多人所为。当然,也不排除作者故作狡狴而为之。

剧中的评点多数能画龙点睛地指出剧情的关键所在,透露作者隐含的深刻寓意,很少空洞浮泛之词。每一出结束,或从情节结构安排上,或从艺术表现上,或从史实的取舍运用上,都有针对性的精彩具体的评说。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受到读者的喜欢。

丙申初夏于沪上中环寓所

目 录

前言 / 1

桃花扇序 / 1

桃花扇题辞 / 1

桃花扇小引 / 1

桃花扇小识 / 1

桃花扇本末 / 1

桃花扇凡例 / 1

桃花扇纲领 / 1

卷一

试一出 先声 / 1

第一出 听稗 / 3

第二出 传歌 / 8

第三出 哄丁 / 11

第四出 侦戏 / 15

第五出 访翠 / 19

第六出 眠香 / 23

第七出 却奁 / 27

第八出 闹榭 / 31

第九出 抚兵 / 36

卷二

第十出 修札 / 39

第十一出 投辕 / 42

第十二出 辞院 / 47

第十三出 哭主 / 50

第十四出 阻奸 / 54

第十五出 迎驾 / 58

第十六出 设朝 / 61

第十七出 拒媒 / 64

第十八出 争位 / 69

第十九出 和战 / 73

第二十出 移防 / 76

闰二十出 闲话 / 79

卷三

加二十一出 孤吟 / 83

第二十一出 媚座 / 84

第二十二出 守楼 / 89

第二十三出 寄扇 / 92

第二十四出 骂筵 / 96

第二十五出 选优 / 102

第二十六出 赚将 / 107

第二十七出 逢舟 / 110

第二十八出 题画 / 114

第二十九出 逮社 / 119

卷四

第三十出 归山 / 125

第三十一出 草檄 / 130

第三十二出 拜坛 / 135

第三十三出 会狱 / 139

第三十四出 截矶 / 143

第三十五出 誓师 / 146

第三十六出 逃难 / 149

第三十七出 劫宝 / 154

第三十八出 沉江 / 158

第三十九出 栖霞 / 161

第四十出 入道 / 165

续四十出 余韵 / 172

附 录

桃花扇考据 / 181

跋语 / 186

桃花扇后序 / 188

桃花扇序

梁溪梦鹤居士撰

尝怪百子山樵所作传奇四种，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灯谜》一剧，尤致意于一错二错至十错而未已。盖心有所歉，词辄因之，乃知此公未尝不知其生平之谬误，而欲改头易面，以示悔过。然而清流诸君子，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使之流芳路塞，遗臭心甘，城门所殃，洊至荆棘铜驼而不顾。祸虽不始于夷门，夷门亦有不得谢其责者。呜呼！气节伸而东汉亡，理学炽而南宋灭。胜国晚年，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究于天下事奚补也？当其时，伟人欲扶世祚，而权不在己；宵人能覆鼎餗，而溺于宴安。搯腕时艰者，徒属之席帽青鞋之士；时露热血者，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时耶？既无龙门、昌黎之文，以淋漓而发挥之；又无太白、少陵之诗，以长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载后，云亭山人以承平圣裔，京国闲曹，忽然兴会所至，撰出《桃花扇》一书，上不悖于清议之是非，下可以供儿女之笑噱。吁，异乎哉！当日皖城自命以填词擅天下，诂意今人即以其技还夺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几欲褫其魄哉！虽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鉴于当日之局，而欲铺东林之余糟也；亦非有甚慨于青盖黄旗之事，而为狡童离黍之悲也。徒以署冷官闲，窗明几净，胸有勃勃欲发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传云尔。斯时也，适然而有却奁之义姬，适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适然而事在兴亡之际，皆所谓奇可以传者也。彼既奔赴于腕下，吾亦发抒其胸中，可以

当长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吊零香断粉，可以悲华屋丘山。虽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无所避忌者，然不必目为词史也。犹记岁在甲戌，先生指署斋所悬唐朝乐器小忽雷，令余谱之。一时刻烛分笺，叠鼓竞吹，觉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联诗，而性情加鬯。翌日，而歌儿持板待韵。又翌日，而旗亭已树赤帜矣。斯剧之作，亦犹是焉。为有所谓乎？无所谓乎？然读至卒章，见“板桥残照，杨柳湾腰”之语，虽使柳七复生，犹将下拜。而谓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绝、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门复出应试，似未足当高蹈之目，而桃叶却聘一事，仅见之与中丞一书，事有不必尽实录者。作者虽有轩轻之文，余则仍视为太虚浮云，空中楼阁云尔。

桃花扇题辞

一例降旗出石头，乌啼枫落秣陵秋。南朝剩有伤心泪，更向胭脂井畔流。
白马青丝动地哀，教坊初赐柳圈回。春灯燕子桃花笑，笺奏新词狎客来。
江湖无赖弄潺湲，一载春风化杜鹃。却怪齐梁痴帝子，莫愁湖上住年年。
商丘公子多情甚，水调词头吊六朝。眼底忽成千载恨，酒钩歌扇总无聊。
零落桃花咽水流，垂杨憔悴暮蝉愁。香娥不比圆圆妓，门闭秦淮古渡头。
锦瑟销沉怨夕阳，低回旧院断人肠。寇家姊妹知何处？更惜风流郑妥娘。

山蕰子田雯题

仙郎花下按宫韶，乐府新编慰寂寥。消得东林多少恨，梨园吹断白牙箫。
玉树歌残迹已陈，南朝宫殿柳条新。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
江流滚滚抱金陵，雪鹭霜鸥讵可凭。不见满城飞炮火，深宫犹自赏春灯。
青楼侠气触公卿，珠翠全抛党祸成。门外乌啼乌柏树，桃花扇底送侯生。
鸳愁凤恨小楼深，懒向寒窗理玉琴。豪贵又将阿母夺，春光牢锁看花心。
翠馆珍楼月正圆，中涓夜半选婵娟。可怜建业良家子，宿粉残妆杂管弦。

书生误国只空谈，汉水楼船战欲酣。两岸芦花啼杜宇，千秋遗恨左宁南。
兵散浔阳草不青，血流殷处楚江腥。军中文武如蜂聚，排难须寻柳敬亭。
公子豪华尽妙才，秦淮灯舫一时开。千金置酒浑闲事，不许奄儿入社来。
曲中哀怨向谁论，别馆春风早杜门。闻道兰台声伎好，一回歌罢一消魂。

千仞冈樵人陈于王题

水天闲话付渔樵，一载南都抵六朝。羌笛檀槽收不尽，濛濛柳色白门桥。
骂坐河房记党人，陪京防乱落前尘。山残百子穷奇骨，只有春灯曲调新。
“两山互青冥，中有穷奇骨。”邢孟贞《山行过怀宁墓》诗。

跋扈宁南风鹤中，东林曾许出群雄。那知不是张韩辈，辜负当时数巨公。
崇禎己巳，左兵兵哗皖江，时李忠文勤王北上，移檄定之。遗书钱虞山曰：“吾为兄又得一名将矣。”

清制排成毘毘余，马伶小传石巢书。描摹若辈声容处，一任文园赋子虚。
相传《壮悔堂集》，朝宗于辛卯下第后数日成之者。故文虽奇古，事多失实。

青溪野馆明春水，北里颓垣出菜花。都入云亭新乐府，胜听白傅旧琵琶。
玉茗青藤欲比肩，石渠俎豆在临川。浓香绝艳知多少，不及兴亡扇底传。

齐州王莘题

长板桥头惹恨多，黄金难买玉郎歌。无端社散龙舟歇，翻出新声付绿波。
金粉南朝重有情，人人知爱听雏莺。东林未许花枝好，一阵游蜂叶底争。
怨人不解春灯谜，拚使长江铁锁开。供奉正忙烽火报，胭脂零落女墙隈。

渔樵二老说兴亡，燕子呢喃趁夕阳。眼见九江沉断戟，烟笼春树水茫茫。
栖霞山色白云空，梅岭春残乱落红。六十年来啼杜宇，桃花血点化春风。
寂寞香灯写怨词，秦淮垂柳旧丝丝。春潮夜涨天坛下，漏尽宫门月坠时。

岸堂从学人唐肇拜题

茸茸芳草一江新，桃李无言照水滨。长板桥头人怅望，秦淮烟雨旧时春。
青溪杨柳两行秋，粉冷脂残箫管收。不是石巢歌舞处，凄凄风雨媚香楼。
羽扇新张天宝登，龙墀扶醉贺中兴。薰风殿里开南部，一岁烟花说秣陵。
元宵灯火夜迷离，燕子新教数段词。羯鼓鼙鼙催玉树，花开花落后庭知。
楼船骹矢射江鸣，朝野谁人不避兵。肝胆惟存苏柳辈，烟尘满地一身行。
铁锁长江昨夜开，歌声咽断马嘶来。迷楼辱井无人问，笑指梅花一将台。
一声歌罢海天空，剩水残山夕照中。多少兴亡多少泪，樵夫携酒话渔翁。
曲终江上数峰青，金粉南朝战血腥。野草闲花愁满地，一时都付老云亭。

琴台朱永龄题

中原公子说侯生，文笔曾高复社名。今日梨园谱遗事，何妨儿女有深情。
南渡真成傀儡场，一时党祸剧披猖。翩翩高致堪摹写，侥幸千秋是李香。
气压宁南惟倜傥，书投光禄杂诙谐。凭空撰出桃花扇，一段风流也自佳。
血作桃花寄怨孤，天涯把扇几长吁。不知壮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无。

陈定生吴次尾名士镇周旋,狎客追欢向酒边。柳敬亭、苏昆生。何意尘扬东海日,江南留得李龟年。丁继之。

新词不让长生殿,幽韵全分玉茗堂。泉下故人呼欲出,旗亭樽酒一沾裳。

商丘宋荦题

往事南朝一梦中,兴亡转瞬闹秋虫。多情最是侯公子,消受桃花扇底风。

飘零金粉雨萧萧,旧院依稀长板桥。莫怪秦淮水呜咽,六朝流尽又南朝。

名士倾城气味投,何来豪贵起戈矛。却教更避田家聘,仿佛徐州燕子楼。

代费缠头用意深,奄儿强欲附东林。绝交书别金陵去,肯负香君一片心。

狎客无端制艳词,何人妙楷写乌丝。家家燕子闻长叹,衔得红笺寄阿谁?

满城兵甲少宁居,行乐深宫尚晏如。小技翻能溷游侠,昆生曲子敬亭书。

寇白门郑妥娘歌喉百啭莺,禁中传点早知名。官家安用倡家选,输与潜身下玉京。

汉中骄帅筑高坛,庚癸频呼就食难。公子移书疑内应,残棋一局等闲看。

遥忆吾乡老画师蓝瑛,借居香阁墨淋漓。残山剩水何堪写,枉写桃源避世时。

烟花断送秣陵春,颠倒朝常尽弄臣。龙友不为瑶草卖,可知贵竹有奇人。

虞山倡议采宫娥,自是诗人好事多。明月当头杯在手,孟津联语更如何。

冰纨溅血不须嗟,染出天台洞口花。人面依稀筵上见,不知真迹落谁家。

流分清浊辨来真，复社文人目党人。何减苏黄元祐籍，鸡林中亦有安民。

田妃抔土改思陵，内监孤忠愁不胜。野乘漫劳增乐府，也如漆室照残灯。

予有《旷园杂志》载思陵改葬始末，先生采入乐府中。

胜绝河房丁继之，灯船吹竹又弹丝。谁知老去情根断，却与才人作导师。

半壁江山剧可怜，铜驼荆棘故依然。闲情付与渔樵话，不学长生便学禅。

蔓草王风叹式微，狡童荒诞事全非。阁高一枕松风梦，独羡逍遥旧锦衣。

养士恩深三百年，国殇能得几人贤。伤心阁部梅花岭，夜夜冬青哭杜鹃。

侯生仙去宋公漫堂存，同是梁园社里人。使院每闻歌一阕，红颜白发暗伤神。
往余客宋中丞幕，每有宴会，辄演此剧。

阙里文孙正乐年，新声古调总清妍。谱成抵得南朝史，休与春灯一例传。

《春灯谜》，阮大铖传奇也。

钱塘吴陈琰题

夜半兵来促管弦，燕巢飞幕各纷然。南朝剩有福王一，纵不风流亦可怜。

板荡维持见几人，只身阁部泣江滨。却教世俗思忠毅，曾许他年社稷臣。
史公貌寝，应童子试时，左忠毅首识之，曰：“好自爱，他年社稷臣也。”闻者哗焉，至后果验。

阊门马口气如莼，百子山樵作好仇。余毒东林连复社，十分错误一生休。

玉树后庭一曲哀，宫纱歌扇赐新裁。桃花自向东风笑，争似佳人面上来。

鼙鼓鼕鼕夕照微，耳剽旧事演新机。仲连去后谁排难，长揖军门柳布衣。

由来贾祸是文章，公子才人总擅场。一片痴情敲两断，还从扇底觅余香。

古滕王特选题

潭水深深柳乍垂，香君楼上好风吹。须知当日张郎笔，染就桃花才画眉。

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

亡友洪君昉思有《长生殿》传奇，与《桃花扇》先后入内廷，并盛行于时。

会稽壑门金埴题

东鲁春日展桃花扇传奇悼岸堂先生作

南朝轶事断人魂，重展香君便面痕。不见满天红雨落，老伶泣过鲁西门。

先生歿，虽梨园旧部，亦有泣下者。

桃花忍见鲁门西，太白诗：“桃花夹岸鲁门西。”正乐人亡咽鸟啼。一代风徽今
坠也，云亭山色转凄迷。

金埴小邨氏再题